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四十五回 兵敗城西軍曹喪膽 營遷闕北司令無顏

再說那國民軍總司令部，規模闊大，人材眾多，每日汽車馬車，在他們前往來的，好似織綿穿梭一般。更有那高冠洋服，戎裝佩刀之輩，每一點鐘間，出入其門者何止數百，與宋使仁的司令部，相去不啻霄壤。做書的也未便以同一筆墨，細為描寫，只可避繁就簡，單表部中有幾位辦事人員，與閱者諸君，都有一面之識。便是從前倪伯和的朋友曾壽伯、尤儀英、談國魂、李美良等，一班民黨要人，現在也都當著重要職務。軍曹旁午，忙碌異常。國魂專司稽查。有一天，他查得外間私設機關，自由招兵的，不下數十處，還有勒捐軍餉，魚肉商民的，也不可勝數，人言藉藉，若再漫無限制，不但有毀國民軍的名譽，而且挑動地方惡感，實違用兵人和之道，所以急急回部與壽伯等計議之下，決意報告總司令，設法取締。總司令得報，馬上發出一道通告，令各機關即日停止招兵。限三日內將花名冊呈報到部，以便編制，逾限不報，即為非正式軍隊，查出責令解散，並不准私自勒捐軍餉。這通告發到宋使仁司令部之後，宋司令便邀集汪參謀長、衛軍需長、陳秘書長，開了個緊急軍事會議。因係總司令部的命令，未便違背，只得催光裕趕緊造好花名冊，由使仁親自送往總司令部，意欲拜見總司令，就詢進行方法。不意總司令日理萬機，那有工夫來接待他，只能與管理名冊的總務科員曾壽伯接洽，令他回部約束軍隊，聽候編制。不幾天命令下來，因使仁所招的軍隊，只有一連，就派他為連長，編入討袁軍第五營，所有參謀、秘書等，均著來部聽候量才錄用。使仁接到這個命令，大不滿意。因司令與連長，相差太遠。他已作了幾天司令，忽然降為連長，場面上未免攔不下去。而且他口口聲聲稱慣了本司令，一旦要改為本連長，喉舌間也頗覺木強。便是汪晰子、衛運同、陳光裕等，自參謀、軍需、秘書長一變為量才錄用，這階級也差得多了，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百二十個不願意。但用兵之際，權柄屬於總司令部。總司令的命令，誰敢不依。沒奈何使仁只得向軍需科領了軍械，發給兵士，正式操演。晰子等三人，卻往總務科謁見曾壽伯，聽候錄用。那時司令部投效的人，不可勝數。

壽伯與晰子本有一面之交，因他與運同都是本地土著，便派他們為調查之職。光裕留部襄助秘書。自此晰子、運同二人，都東跑西奔，到處調查。但他二人那裡有調查的資格，惟有四路招搖，卻是一等拿手。幸得這時候上海全境，只有製造局中五百名北軍，屬於北京政府管轄。此外南兵，共有二萬餘眾。眾寡之勢，自然不敵。北軍也自知兵辦薄弱，深藏局內，高壘深溝，關閉自守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外間無處不在南兵勢力範圍之內。但要這班北軍退出製造局，還不免有一番惡鬥。戰端一開，地方上就難免糜爛。因此邑紳李平書等出場，勸北軍將領帶兵出境，情願貼還多少軍餉，以保地方安寧。磋商數日，未得結果。上海一班居民，以為有李紳擔任調和，定不致發生戰事，所以外間兵連禍結，他們還高枕無憂。不意晴空一個霹靂，南軍又由江寧開來一隊人馬。那帶兵的劉司令，乃是初次光復時有名的勇將，一到就主張用武。總司令也自以為兵多將廣，更有劉司令這員大將，何患不一鼓將數百北軍撲滅，也不顧李紳保全地方的苦心，決意下動員令，定期六月十九後半夜一點鐘，以二千人攻製造局正門，另以三千人抄斜橋攻西局門。又令劉軍在西門外接應。命令既下，宋使仁即往司令部領了彈藥，摩拳擦掌，預備出發。黃昏後飽餐戰飯，結束定當，到三更時分，會齊了第五營人馬，銜枚疾走，直奔斜橋。路經西門，見新來的一班劉字軍，架槍散佈道旁，有半里餘長，一式的灰色衣褲，軍容壯盛，器械鮮明。劉司令立馬佩刀，威風凜凜，遠望好似一座鐵塔相仿。

宋使仁見有這班人後應，膽量陡增，勇氣百倍，率兵過了斜橋，走到徽州會館相近，已入製造局防禦地界。這天製造局中早已得了消息，知道南兵當夜必來攻局，故而望台上的探海燈，徹夜不息，四面探望。南兵未過斜橋，還因有房屋遮蔽，看不真切，此時愈行愈近，望台上照見一隊黑壓壓的人馬，疾奔來前，頓時發令開炮。使仁等只覺眼光被探海燈一耀，接連著便是轟天價一聲炮響，呼的一聲，彈子由頭頂上飛了過去。他手下這班兵士，都是乞丐叢中的選手，聽了炮聲，都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連使仁自己，平時勇猛蓋世，視死如歸的，也不禁心膽俱裂，忙令兵士快些臥地開槍還擊。這地方去製造局還有數里，炮火雖然能及，來復槍彈之力，焉能射到，可憐南兵虛耗槍彈，往往如此。製造局中開了一炮之後，頓又寂然。他們卻劈劈拍拍放了一陣亂槍，見局中沒甚動靜，仍下令前進。走不多路，又被探海燈光照見，再開一炮。南軍又伏地還擊，這樣一炮一聲，節節進攻，漸近北軍戰壕。使仁等還以為和初開炮時一樣，沒甚危險，臥地開了一排槍之後，正欲再進，戰壕中伏的北兵，見他們已入火線，來復槍與機關槍一時並發。南軍冷不防，受彈倒地的很多。使仁驚魂出竅，看同來的那班南兵，有些伏地還擊，有些且戰且退，有些棄刀拖槍，落荒而走。

眼前流彈如雨，使仁見此情形，那裡還有鬥志，高叫一聲：「眾兵聽者，炮火無情，你們要命的，快隨我來啊！」這一聲叫，雖雜在槍炮聲中。但他所部的那班兵士，都聽得非常真切，答應一聲，便和星馳電掣水逝雲卷一般，直往回路上奔去。望台上的探海燈光，也釘著他們腳跟而來。更可怪的是製造局中的大炮，在他們進攻的時候，彷彿缺乏子彈似的，隔半天才開一炮，此時見他們敗退，便連一接二的打將過來，以致使仁等這班人，急急似喪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網之魚，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，拚命的跑了一陣，又到徽州會館附近，炮火略希使仁檢點人數，幸只失去三四個。但丟槍失帽的，倒有二十餘人。彼此都跑得精疲力盡，只可沿壁腳坐下休息。但聽得遠處槍炮之聲更密，知道別路進的兵，又在那裡接戰，吉凶未卜，心旌懸懸。又因自己帶的兵，並未正式交鋒，便逃走回來，深恐司令部說他臨陣脫逃，有犯軍律，便問兵士皮袋中還剩多少子彈？幸他這班兵一路開槍，子彈餘存無幾。使仁命他們一併拋棄在田河之內，以便查問時，說因軍火不繼，故而退兵的。

眾兵依言，將槍彈拋棄後，又坐了多時，看看天色將次破曉，正欲整隊回部，忽聞遠處喊聲大起，遙見一隊人馬，飛奔而來。使仁吃驚不小，走至臨近，才看出這班人都是南軍裝束，但已狼狽不堪，受傷的，拖泥帶水的，不一而足。使仁截住幾個，盤問之下，始知西路南兵，殺得大敗而回。他們在先已攻近局門，因北兵機關槍抵抗猛烈，難以進取，又被黃浦中所泊兵船上探海燈耀住雙眼，不參逼視。北軍炮隊跟著燈光開炮，因此南軍損失了不少人馬。後來他們軍火用罄，北軍又反守為攻，出兵襲擊，他們不得不落荒逃走。有些爬河出險的，所以拖泥帶水。現在十停中只剩得一二停人馬，其餘都不知去向。使仁聞言，深幸自己見機早退，沒學他們的樣，吃辛吃苦，仍落得一敗塗地。

當時帶領他的大軍，跟隨在眾取兵背後，一路退走。不意西門外為他們後應的那班劉字軍，軍容雖盛，但始終按兵未動。後來聞得南軍敗退的戰報，更不敢深入重地，卻嚴陣等候北軍殺到西門，始與他決一死戰。此時天色還未十分明亮，司令聽得遠處喊聲震天，只當是北兵來了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即傳令兒郎們開槍，一排槍開過後，敗兵中已倒了十餘人，他們原是驚弓之鳥，頓又回頭亂竄。還是使仁有主意，他一想西門外決無北軍，昨夜曾見劉軍在彼駐紮，大約因黑暗中誤會之故，遂命眾人不必要奔跑，暫時席地坐待天色大明之後，重複上路。又將一方白洋布手巾，紮在槍頭上，一路招展，以便那邊軍隊辨識是自己人，不致開槍誤擊。豈知西門外這班勇猛蓋世的劉字軍，見一排槍將來兵打退，以為大功告成，守著窮寇莫追的古訓，整齊隊伍，高唱得勝歌，開回總司令部報功去了。使仁等經過西門時，已無一兵，惟有幾個屈死的南軍，還陳屍當路。附近居民，被流彈所傷的，不知凡幾。還有一家開豆腐店的老夫妻兩口，好端端睡在床上，被一個開花炮彈由窗口擊入，在床頂上炸裂，男的腹中嵌進了手掌大的一片碎鐵，立時身死。女的卻寸膚未傷。門外看的人很多，使仁也無心及此，率兵進城，一路上敗兵拋棄的槍械無數，使仁教那班失槍的兵士，各人隨意拾了一桿，開回本部，自己一個人奔往總司令部探聽消息。

到得那邊，始知東路民軍，也已敗績。據他們說，早幾天只知製造局中只有北兵五百餘名，但交戰時候，竟好似有千軍萬馬一般，炮火非常猛烈，他們暗中摸索，自相殘殺，因此死傷逃散的更多。總計昨夜派出五千人，回來不及一千。惟有劉字軍未失一人，而且還在西門外打了一陣勝仗，將北兵大隊驅回，槍斃敵人無數。使仁心知他打的是自己人，但也不便說破。進了司令部，見一班科員，往日趾高氣揚，今天都是愁眉不展，見面各無一語。晰子、運同兩個調查員，正並立在屋角裡切切私議，見了使仁，慌

忙對他招招手，問他夜來戰況。使仁大略說了一遍，不過他並沒說出自己臨陣脫逃這段故事，卻套敗兵的口脛，自言我軍如何奮勇攻擊，敵兵如何猛烈抵抗，將次攻進局門，被兵船上連開兩炮，以致敗退等情，口講手划，歷歷如繪。晰子等都聽得舌撿不下，旁邊有幾個別的科員，未曾聽清，又把使仁叫去盤問。晰子俏向運同道：「老衛，你看這件事怎麼得了。我原曉得南兵不中用，果然昨兒一仗就敗了，看來這小小製造局，一定攻不下的。我們兩個，還得早些兒預備一個退步才好。」

運同道：「你放心罷，製造局中大不了只有五百個北兵，昨夜我軍派出五千人，以十敵一，雖然攻他不下，適才我聽得總司令說，今夜決調全軍攻擊西局門，另抽五百人抄望道橋攻東門，叫做聲東擊西之法，以分裡面兵力。聽說我軍共有二三萬，差不多用五十人，去打一人，難道還怕不成功嗎！不過今夜這場打，一定比昨夜更為兇猛，昨夜城裡城外，不是有許多房屋人口被流彈轟壞的麼！今夜我們城內萬不能住，必須將眷屬趕緊遷往租界旅館中，或是親戚家暫時耽擱。適才我出來的時候，天才發白，已見許多人家預備搬場，現在想必搬的人更多了。事不宜遲，遲了恐僱不到車輛。這件事倒是你我極要緊的事，至於大局如何，暫時可以不問，必須先顧全了自家性命才好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晰子斂眉道：「搬場我也有此意，不過你我費了千辛萬苦，弄來的地皮，造了新房子，還沒住過一天，就給他炮火轟毀，教我如何捨得？」運同道：「那也沒法，究竟轟毀不轟毀，也不是一定的。況且性命和房子比較，到底性命的價錢貴些，我勸你快快打定主意，早些搬罷。橫豎這裡開了戰，也用不著調查什麼鳥事，我可馬上就要走了。你不走我也要失陪咧。」晰子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走咧走咧！」

不表二人回去搬家。再說使仁正與一班科員講得高興，壽伯進來，見了他問道：「宋連長，貴部昨夜折了多少人？」使仁答道：「昨兒我們派在前鋒，因軍火完了，由後隊接替。最猛一仗，並未參與，所以只折得四五名兵士。」壽伯點頭道：「很好。今兒你們軍火必須帶足，少停我開單給你往軍械處，比昨夜多領一倍子彈。因今夜總司令決調全軍進攻，不得手誓不退兵。昨夜因各營連隊而進，被敵兵探海燈照見，容易開炮轟擊。今夜改變戰法，分數十小隊前進，使敵兵無從開炮。好在你們昨夜路徑已熟，今夜不必會齊大隊，到半夜子正，自向原路進攻便了。」

使仁領命，又往軍械處取得子彈，車回本部分發眾兵，告訴他們，今夜還須進攻。眾兵聽了者不願意，有個最倔強的說：「他們總司令部，只曉得張開口說白話，怎樣盡力進攻，不破不休，他們自己坐在高樓大屋中，知道什麼，我們卻要拚性命前去打仗，究竟槍炮的彈子是鋼的，況在火藥中燒得鮮紅，人的身體是皮肉做的，那能和鮮紅的鋼鐵相鬥，就使被我們攻了進去，我們當兵的出生入死，依舊是一個小兵，他們坐在家中開開口的朋友，便可以升官發財。我們誰不是爹娘十月懷胎生的，犯不著丟了性命替別人博榮華富貴呢。」

使仁聽了，深恐他們一倡百和，擾亂軍心，也不做聲，在腰內拔出手槍，指著那人心口，砰的一聲響，那人應聲倒地，手足略略敲了幾顫，頓時一動也不動了。眾兵大驚失色。使仁自己心頭也突突跳個不住，大聲對一班兵士道：「你們聽著，大凡當兵的，都要服從長官命令，方能上下一心，所向無敵。倘若各人存了一條意見，先把權利之念放在前頭，還成什麼軍隊。他們北軍只有五百人，昨晚竟能戰退我們五千餘人，也因他們同心協力，我軍軍心不固之故。這人口出妄言，不聽指揮，揮軍法應該處死，你們大家以後務必聽從軍長的命令，如有違犯，請看這人的樣。」說時聲色俱厲，眾兵都不敢做聲。使仁教人把屍身拖往外間空地上，等紅十字會前來掩埋，自己一個人盤算，北兵炮火這般猛烈，倘走昨夜的原路，想必大兵也走這條路，敵兵最注意的也是這條路，那只探海燈，便是敵兵的眼目。倘走這條路上，一定逃不過探海燈光，那時料必仍與昨夜一般，手還沒動，就被他們一陣大炮，打得昏天黑地。適才司令部命我分隊進兵，我不如抄他們不注意的荒田中小路前進，或能轉到敵兵背後，殺他一個措手不及。若能奪得製造局，此功不小。

主意既定，就在炕場上和衣而睡，預備到晚間精神充足了，建立奇功。不意他在裡面睡的時候，他手下一班兵士，卻在佛殿左右紛紛議論，因被使仁打死的這個兵士，在未投軍的時候，是他們同輩中一個領袖。他說一句話，數十人沒一個敢不依他的。他平時做慣了頭兒腦兒，故在使仁面前，一時忘其所以，露出本來面目，被使仁一手槍打死。他這班伙伴，未免心不甘服，當面雖未做聲，背後相互議論，說他自稱司令，打仗時比別人逃得更快，我們大哥適才一片話，並沒講錯。就算挺撞了他，也罪不致死。況且我們昨夜，誰不是挨了整夜的辛苦，到今朝還要給這個好模樣我們看。我們投軍，原為著要吃碗現成飯，誰曉得國家不國家，他既殺了我們大哥，我們今夜非得替大哥報仇雪恨不可。

外間兵士含毒欲發，裡面使仁睡興正濃。他夢中還率兵抄小路襲擊敵軍後路，槍聲一起，敵兵膽落魂銷，大軍乘虛攻入，由他奮勇當先，斬關劈鎖，長驅入局，手執大旗，登高一呼，四面皆應。不期腦後飛來一顆流彈，恰在他當頭一擊。啊呀一聲醒來，始知做了一場大夢。看天色已近黃昏，即命人做飯果腹，預備出發。這夜本定十二點鐘開始攻擊，不道九點多鐘，已聞西南方槍炮之聲雜作。使仁知道今天分隊進攻，大約有幾個小隊性急先進，被局中瞥見，所以開炮拒敵。自己今夜走小路，比大道略遠，理應早些出發。遂令眾兵整隊出廟，一路上開正步出了西門。見劉字軍又在道旁排列，使仁等想起早上這件事，都不免望而生畏。這班劉字軍曉得他們是上陣去的，卻很恭敬，舉槍為禮。

使仁命眾兵開步快走，疾行過了斜橋，下令散開隊伍，只揀小路各製造局方面進發。斜橋以西，雖有幾條小路，但都是田道。使仁等也不管踐踏田中菜蔬，得路便走。遇著小河跳不過的，爬過走，瞎走了一陣，漸近戰地，頭頂上時有流彈飛過。使仁高叫眾兵士留心，話猶未畢，一個落地開花，在離他們數丈前面的田中炸裂，紅光四射，接著背後轟天一聲響，又是一個開花彈。使仁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叫你們快些伏在地下，提防開花彈又要來了。他自己本走在最後，號令一出，前面這班兵士，沒一個肯聽他說話伏地避彈的，反不約而同，一齊回轉身來，各把槍口擬著使仁，齊聲道：「你身為司令，這般貪生怕死，還有甚面目教人服從你的命令。適才你屈殺我們大哥，我們現在替大哥報仇，先殺了你，再去殺敵。」說罷，數十枝槍一時並發，可憐使仁口也沒開，被他們一陣亂槍，打得七穿八孔，登時倒地身死。眾兵見大仇已報，各把槍枝拋棄，脫去號衣，分頭逃散。這一枝兵，就此無形消滅。

還有別路民軍，雖然人數眾多，無如昨夜一戰，士氣已奪，他們以為北軍都是三頭六臂，放出來的槍彈，皆有眼珠，所以自家入馬，雖然十倍於他，仍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。今番出隊，沒一個不提心吊膽，怕在前頭。而且這班南兵，又有一大半是新招的當地窮民苦力居多，不但沒臨過大敵，更有一班人都有妻子家室，白天聞得晚間便要上陣，知道凶多吉少，兒啼女哭，死別生離，先把一顆心弄得又酸又碎，彷彿閻羅王已下了請帖，一座製造局便是枉死城，走一步路，便去死近一步，一路上還有什麼軍歌慷慨，軍樂洋洋，只有短歎長吁，垂頭喪氣，都想得一個空兒，乘隊官不留意的時候，棄了軍裝，逃之夭夭。便是祖宗的陰功積德，故而數萬人未及戰地，已逃去十成之二。試想軍心士氣，如此不振，雖有十萬之眾，亦何濟於事。北軍今夜設備更密，鐵路兩旁，都架有機關槍炮。民軍前鋒，也不似昨夜那般大意。用沙囊掩護相持多時。後來北軍見南兵愈來愈多，知難久敵，且戰且退，復回防禦戰壕之內。民軍蛇行進逼，將及壕溝，被北軍機關槍射擊，不能前進。後隊民軍，拖來幾尊大炮，向局內開放，有一顆開花彈，在北軍戰壕內炸裂，機關槍略一鬆懈，民軍奮勇衝鋒，搶過戰壕，北軍紛紛敗退。

這時候浦江中自號中立的兵船，見北軍失利，忙即瞄準南兵，連開數炮，南兵退走不失，自相踐踏。北軍炮隊，也竭力轟擊。民軍轉勝為敗，死亡逃散，一半有餘，那班劉字軍，初聞民軍得手，也拔隊前進。不意走到半路上，被敗兵一衝，又被開花炮一陣打，打得他們魂膽俱銷，回頭拚命奔逃。這一逃直逃到十六鋪外灘，被法界守兵截阻方住，檢點人數，已失去不少。自此一班人始知劉字軍虛有其表。總司令部連得敗耗，那班辦事員都焦急非常。晰子、運同兩位調查員，將眷屬遷往租界之後，因滿腔心事，夜不能眠，相約到樓外樓看戰。見西南方紅光燭天，以為南兵一定得手，私相慶幸。次日天還未明，急急奔往司令部道賀。因他們是調查員，倘若去得遲了，未免被人議論他們消息不靈，將來論功行賞，恐輪他們不著，故而加早前去。豈知仍然大失所望，總司令愁容滿面。晰子等也後悔無及，深悔不安分守己，做一個中立派。看情形南軍失敗，可以十拿九穩。自己附從他們，名字已落在花

名冊上。將來按名拿辦，亂黨二字，自然無可推卸。但自己如其真有革命思想，倒也罷了，無如他二人的本意，不過趨炎附勢，爭榮奪利，世間類似他兩人的很多。偏偏他兩人無緣無故，弄了一個殺頭的罪名，如何情願。因此晰子想起平時素號深謀遠慮，恰在這一層上失了把握，欲免殺身之禍，除非隱姓埋名，逃往別處。像司令部這班人，原是逃亡慣的，看事情不得了時，無妨一溜煙向外國一跑。自己在上海，好容易東演說西開會，弄成今日的名望，如今為這件事上，不但將名望拋卻，還要將產業丟棄，豈非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想到這裡，幾乎哭將出來，含淚對運同道：「老衛，你看我們還是打點逃走呢？還是等北軍前來捉去槍斃？」

運同頓足道：「你為何這等愛說死話，常言好死不如惡活，誰願意等死。況且現在北軍還未打出製造局來，我們盡可設法。我想我二人又沒上陣交鋒，算不得附和南軍，不過宋使仁造的花名冊上，有你我二人的名字，這卻是一樁極大的大壞處，將來只恐就在這上頭惹禍。好在花名冊還未入北軍之手，現在總務科曾壽伯處，我們務必設法將這花名冊取他出來，沒了憑據，就不怕將來出甚岔子了。正言時，見調查監督談國魂匆匆由裡面出來，運同即忙住口。國魂見了他二人，問道：「你們二位可知道城裡罪犯越獄這件事麼？」

晰子等不便回他不知，齊聲說知道的。國魂又道：「那主使刺殺宋先生的兇犯應桂馨，也逃走了，當真嗎？」晰子道：「聽人這般說，我想沒這般容易罷。」國魂知他也不仔細，便不問這個，說：「你們朋友宋使仁，昨夜出兵，至今未回，不知曾否折兵？你二位見他沒有？」晰子聞言，心生一計道：「我們就為此而來，宋連長現在城內本部，因昨夜逃散的兵士很多，部中一本名單，也被他們偷去了，無從查考，這裡從前抄過一本花名冊，想借去另抄一份，再行送回，不知曾總務科員現在何處？」國魂想了一想道：「曾總務科員，適才被總司令派出公幹去了。花名冊現由尤科員掌管，你去向他拿罷。」晰子知道尤科員便是儀芙，便教運同在外略等，自己走進總務科，將剛才對國魂說的一片鬼話向儀芙說知，儀芙信以為真，檢出那本名冊，交給晰子道：「你抄好趕快拿來，這裡總司令時常要查看的，免得被他追問。」

晰子連連答應，手捧著花名冊，如獲異寶，還不敢走得太急，恐被儀芙看出形跡，假意問他：「曾先生哪裡去了？」儀芙四下望了一望低聲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別對他人提起。此間大事不妙，昨兒正午，敵軍向這連裡開了四門大炮，都打在附近民房上。今天又有一條兵船，在面前黃浦中往來多次，像是探看我們舉動模樣。總司令十分擔憂，說此間太顯露了，不能容身，故教曾總務科員往別處另找暗藏些的房屋，大約就在這幾天內要搬場了。」

晰子聽說，益發吃驚，深恐炮彈就要打來，急急辭別儀芙出來，拖運同出了司令部，方始放心。一路上將儀芙說的話告訴運同，運同也說名單既已到手，司令部還以少去為妙。橫豎他們大事決不成功，就使成功了，我們既曾當過幾天調查員，若去運動差使，料他們也不致推卻呢。晰子點頭稱是，走到僻處，悄悄將名冊燒燬。兩個人自此和司令部永訣，連南市都不敢來，只在租界上探聽消息。南軍方面，果然被二人料著，當夜總司令收拾殘兵，又惡戰了一夜，仍被北軍擊敗，真所謂三戰三北，兵士殘餘無幾。幸虧松江開來一隊援兵，還有一班學生軍，都是青年精壯，依總司令的意思，夜間還要決戰，非精疲力盡不休，卻被一班屬員力勸說：連戰三夜，人馬皆困，若再接再戰，恐難支持，還是暫行停戰一兩天，讓士卒休息休息，再圖背城一戰為妙。」

總司令依言，停戰了兩晝夜。到第三天，鬆軍司令自告奮勇，率領所部，和學生軍夤夜進攻。無如攻守之勢，勞逸懸殊，以逸待勞，北軍佔便宜不少，這夜南軍依然敗績。最可憐的是松江一班良家子弟，平時因酷慕尚武精神，投入學生軍，原為學習軍事知識起見，此番隨鬆軍司令前來，無緣無故，都在這一戰中斷送了性命。他們雖然平時蓄著滿腔熱血，無處可灑，今番得以血濺沙場，可謂幸酬素志。但他們家中可憐的父母，聞得兒子死信，憂悶致疾者有之，欲與鬆軍司令拚命者亦有之。這些都是後話。當夜總司令又得敗耗，知道大事已去，急召曾壽伯商議說：「現在我軍死傷逃走，所餘無幾，決難再鬥。風聞北京援兵將次開到，他若知道我軍無人，一定要出來，佔領南市地界。我們的司令部，萬不能再設此間，束手受縛。你前日看定的閘北地方，果然很好。一則有租界障蔽，北軍不能直接前往。二則風聲如有不妙，我們便可溜往吳淞，那邊的炮台，還在我軍掌握，暫時盡可相持。你速將緊要文件收拾好了，與我同坐汽車前去。其餘各辦事員，你一一秘密通知他們，令他們分投前往，不可成群結隊，免得經過租界時，被外國人留難。」

壽伯領命行事，不到一點鐘，這座莊嚴喧赫的司令部，已變作幾間空房，外間神不知鬼不覺，還道總司令借土遁而去。直到第二天，閘北又發現了一個討袁軍總司令部，眾人才曉得南軍司令部在昨天半夜裡喬遷之喜，有班人因未及送饅頭糕，很為抱歉。閘北的居民，得了這個體面鄰舍，自應竭誠歡迎。不意這班人的心肝，和別人兩樣，非惟不十分歡迎，而且還竭力反對。紛紛集議說：「這司令部雖然只有一個虛名，已無實力，不過留在此間，究是一個禍胎。北軍知道南軍司令部設在這裡，一定要派兵前來剿滅，免不得又要開戰，那時地方上又必和南市一般損失。故而推出代表，要求司令部照應別處，另謀高就。」

總司令得此消息，頗為震怒，暗罵這班人忒殺可惡，當我得勢頭上，他們開大會請我前來，掛燈結綵，何等鄭重，彷彿我腳踏到他們的地上，這地皮頓時有了價值。有時我上台演說，無論我說一句話，或是放一個屁，他們無不歡迎異常，掌聲雷動，過後還要舉代表親來謝步。如今我兵敗失勢，到這裡歇一歇腳，他們竟然放下臉來下逐客之令，這樣的世態炎涼，未免逼人太甚，便決意仿中國官場老例，笑罵由他笑罵，司令我自為之，仍舊調排軍事計劃。那班人見趕他不走，都恐慌萬狀。便有幾個只顧目前不顧後來的人，提議寫信給外國人，請洋兵保護閘北地界，用外力強逼司令部遷出界外。此議一出，報紙上頗為反對。因中國地界，若用外兵保護，不但暫時有損主權，而且事平之後，要求酬勞，貽誤大局，何可限量。若說為求免兵禍起見，則中國現在正當黨爭劇烈、各處用兵之際，政府因何不將全國都交外人掌管，豈不可以立時消除兵禍。但是保護者亡國之別名，為一時之苟安，甘把土地斷送，豈非大誤。